

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

鄭成功研究論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郑 成 功 研 究 论 丛

福建省郑成功研究
学术讨论会学术组

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

郑成功研究论丛

福建省郑成功研究
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

*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华安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375
字数：195 千 印数：1—1500
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7159·849 定价：1.18 元

编 辑 前 记

一九八二年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三百二十周年，福建省举办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，有国内外学者一百多人参加，提交讨论的学术论文共五十多篇，其中一部分论文已编成选集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另一部分论文则收入本书。

本书除论述郑成功的历史事迹以外，还涉及郑芝龙、郑经、郑克塽、陈永华、施琅等人的历史以及若干史料和史籍的考证。美国学者卫思韩（John E. Wills, Jr）、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二位先生提交大会的论文也一并发表。

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，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

一九八二年十月

目 录

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-----	朱维幹(1)
论郑成功的爱国主义思想-----	林祥瑞(18)
李自成·多尔袞·郑成功 ——历史的“合力”之一例-----	孔 立 李 强(31)
评一六四七至一六五四年清郑之间和战的得失 ——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-----	陈在正(41)
关于台湾郑氏政权兴亡之我见-----	许良国(56)
台湾高山族支持郑成功收复台湾-----	陈国强(67)
郑成功兵额与军粮问题-----	杨彦杰(82)
试论郑成功的练兵治军和用人-----	郑景堂 陈焕章(93)
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中的军事才能-----	陶 诚(105)
郑成功治军试探-----	唐 晓(112)
略论郑成功为建立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-----	邓华祥(123)
郑成功父子三次进军长泰初探-----	黄文英(131)
郑成功焚青衣处地点无误说-----	陈泗东(143)
郑芝龙的一生-----	陈碧笙(148)
试评郑经的历史功过-----	黄天柱 廖渊泉 蔡长溪(165)

试论郑经建设台湾-----	张小林(180)
历史地评价郑克塽率台归清问题-----	徐扬杰(188)
陈永华对台湾早期文教事业发展的贡献-----	翁国珍(196)
论施琅的历史功绩-----	黄志中(206)
有关施琅的几个问题-----	施伟青(217)
《明季遂志录》与《郑成功传》	
——两种《郑成功传》的作者及其史观-----	叶国庆(230)
从外国来看郑成功	
——西文资料与世界历史观法-----	〔美〕卫思韩(247)
关于《台湾外纪》的作者江日升-----	郑克晟(250)
台湾与大陆大小租契约关系的比较研究-----	杨国桢(261)
试论明末东南诸省的抗、欠租与铺仓	
-----	〔日〕滨岛敦俊(283)

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

朱维幹

一、台湾对我国的重要性

台湾，吴志称为夷洲，隋书称为琉球。^①台湾的名称，明中叶才有。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，是我国的最大岛屿。气候和煦，土壤肥沃，比较福兴泉漳，有过而无不及。岛上土著，分为无数原始公社，以狩猎为生，亦有原始的农业。西海岸有狭长的平原。张燮《东西洋考》指出：“东蕃居民，最初群聚海滨。明嘉靖末，受倭寇焚掠，稍稍避居山后。”《明史》卷三二三《鸡笼传》亦有此说，因而称为高山民族。

澎湖群岛，实为入台门户，共有六十四岛屿。妈宫澳，俗讹作马公，宽广深藏，可容二十只帆船，南北风均可停泊。

当时航海情况，元史有这样记载：“自澎湖而东，水渐低，近琉球（即台湾）者曰落漚。漚者，水趋下不回也”。相传台湾海峡中，海流自南而北，水深色黑。船一入黑水沟，便不能回来。

海是漳泉人民的出路。惊涛骇浪，起不了封锁的作用。台南平原，当时称为北港（今云林县）。由漳泉东渡的人民，大多数就由这里登陆，然后深入丰草茂林的原野，进行垦殖。所以台湾的历史，就首先在台南开幕。

早期的拓荒者，多死于烟瘴，不得归葬家乡，故称新地为“埋冤”，闽南音讹为台湾。然而土壤膏腴，雨泽丰沛，植蔗也好，种稻也好，都适合土宜，无不丰收。糖和米又畅销外地。所以由内

地东渡的，还是源源不绝。②

万历末年，颜思齐率众入台，想建立海外扶余，壮志未酬，即已去世。郑芝龙受余众推戴，其人品不足论，但也做了一桩好事。在受编内渡以后，福建大旱。巡抚熊文灿和芝龙商量：用芝龙的船，运载一批饥民，每人给银三两，三人合领牛一头，渡海垦荒；俟垦荒有效，衣食有余，纳租给郑氏。台湾因此渐成邑聚。③

二、荷兰向远东的侵略

荷兰人脸白须红，《明史》称为红夷。面积仅等于葡萄牙三分之一。人浮于地，粮食不敷，要向波罗的海诸国采购。除供给本国外，以其余运销于地中海诸国，海运因而发展。在造船业享有威名，外国都有人向荷兰船厂定货。日益富强，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（1581），成为十七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（马克思语）。

欧洲已进入大发现时代。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圣多明各岛；葡人达·伽马发现了好望角，荷兰继起。1596年（明万历廿四年），有四只荷船开到万隆，打通了驶往远东的航路。不久就囊括了爪哇群岛，在雅加达立商埠，在帝汶辟农场。

荷船陆续到印尼，商人内部竞争剧烈。1602年（万历卅年），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，筹集资金六百五十万盾。④贸易范围，西起好望角，东抵麦哲伦海峡。公司向国会（荷兰联省议会），缴一笔税金，取得若干特权：可以招募军队，在这一地区宣战；亦可以和土著君主，缔结条约。公司实权，属于十七人的董事会。董事皆荷兰富豪，握有大部分股票，成为殖民地的发号施令人，并能左右荷兰政府的决策。

荷人得陇望蜀，要在远东称霸。海澄人李锦，与奸商潘秀、郭震久居大泥（马来亚南），勾结荷人，怂恿他们取澎湖，以为

根据地。万历卅三年（1605），荷人驾两只大舰直抵澎湖。成兵已撤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伐木筑屋，为久居计。要求互市，被福建疆吏拒绝。十月末，把船开走。然而又进据台湾，久留不去。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荷将高文律，以船舰六，兵二千，再据澎湖。

如上所述，出于《明史》的记载，有一点殊属疑问：红夷占台湾，是否在天启二年？当时芝龙尚未受抚，其以台湾为根据地，岂容荷人夺取？

《清史稿·施琅传》云：“郑芝龙为海寇时，据台湾为巢穴。崇祯元年就抚，借与红毛，为互市之地。”延平咏复台诗云：“开辟荆榛逐荷夷，十年始克复先基”。自注云：“太师芝龙会兵积粮于此，出仕后，为红毛荷兰夷酋窃踞。”由此诗注来看，荷人窃踞台湾，当在芝龙就抚（崇祯元年）之后。复台诗又说：“田横尚有三千客，茹苦间关不忍离。”这就是说，当芝龙就抚时，亦有人不随芝龙内渡，仍留在台湾。连横《台湾通史》云：“当明之世，漳泉地狭，民去其乡，而拓殖南洋，西至台湾者亦伙。及颜思齐至，垦土筑屋，渐成部落。思齐既死，芝龙受招安，漳泉人之居台者凡三千余人，自生自养，以贍其家，固无政令以率之也。”《台湾通史》的这一段话，足为“茹苦间关不忍离”的注

荷人在侵略澎湖时，倒行逆施，令人发指。

（一）1622年（天启二年）十一月十八日，在厦门附近，烧毁了大小六七十只的中国帆船。

（二）同月廿九日，荷舰熊号，无缘无故焚毁了两座巨大的村落，把村落人全部杀光。

（三）翌年五月，荷舰哈尔凌号，掳掠了一千四百左右的中国人民，载往澎湖，勒令运土石，筑碉堡。筑完以后，有一部分被载到巴达维亚（即雅加达，俗称咬啗巴），当做奴隶出卖。留

在澎湖的一千一百五十人，不堪虐待，在准备再运往巴达维亚时，只剩下了五百七十一人；到了第二年一月，船入咬嚼巴港，只剩下三十三人。⑤

连横《台湾通史》说：“天启二年十月，荷将以船舰十七只，再踞澎湖。岛民数千谋拒守，荷人劫以兵，夺渔舟六百余，筑妈宫城，役死者一千三百人。”⑥ 闽南沈铁上巡抚南居益书，有“红夷肆掠，洋船不通”之语。足见荷兰海盗，在闽海上是多么横行无忌，经过了二十年之久，才有南巡抚的两次出兵。

天启四年，擒斩荷将高文律。荷人才退出澎湖，但又踞台湾为巢穴，积极经营。

（一）筑热兰遮城，俗呼红毛城。台南海里有七小岛，叫做七鯤身，自南而北，相距各里许，缅甸如贯珠，和对岸连成一港，锐长若鹿耳，故称为鹿耳门。港内水势浩瀚，不异大海。可容船只出入的港路，极其迂回曲折，非素习港道者，不敢深入。一鯤身面积较广，侵略者就在这里筑堡，以热兰遮命名。鹿耳门两岸，都建立炮台。

（二）筑赤嵌城于赤嵌番社地。荷兰伪长官宋克，用十五匹粗麻布，就换得这块地，筑城以 Provence 命名。上设炮台，下临街市，与热兰遮互为犄角（延平光复台湾后，改为东都）。

天启六年，西班牙人看见荷人据台，也想分尝一脔，就有一个发尔戴斯，统率帆船十二只，从吕宋北进，占领了鸡笼和淡水，建山嘉鲁及多岷古两城。⑦ 荷人要独占台湾，就不容西班牙染指。崇祯十三至十四年（1640—1641），荷人两次攻鸡笼、淡水。西人因无援力尽，占台北凡十六年而去。⑧

西及荷都是一丘之貉。机易山一案，西人在吕宋，屠杀了华侨一万多。而在台湾岛上，华侨亦屡受荷夷的虐待。有一位郭怀一，本颜思齐旧部，犹留在台湾，永历六年（1652），密谋起义。

不意机密漏泄，告密的就是他的兄弟。怀一就于九月一日，集合同志，激昂慷慨地鼓励全体侨胞：“我们受了红毛的多年欺负。束手待毙，何如一战！”荷方丹克队长（《台湾通史·开辟纪》作富尔马），率一百二十名荷兵，利用受基督教麻醉的高山族二千余人，为他们效死力。怀一和侨胞一千八百人战死。余众南退到欧汪，今高雄县湖内乡，继续作战，前后十五天。有四千男人，五千妇女，或被俘，或被害。^⑨

侵略者持有巨舟大炮。舟长三十丈，树五桅。船尾建三层楼，开小窗，置钢炮。桅下置二丈长的铁炮，世称红夷炮，发弹能炸裂石城，声震数十里（《明史·和兰传》）。

清康熙四年，高兆（别号固斋）有“红夷歌”，末段云：“明明管笔边，半卷有文字。绘事江海迹，水道何太备！岛屿分微茫，山川入详委。观图见包藏，宁惟一骄恣？”高兆有下列自注：“是日于其贮笔处得一卷，长丈许，绘画山水，各有番字如蚁。考之皆五虎门内外沿海地图及水线深浅处。问译人，以识水停泊为对。”^⑩荷人私自测绘闽江口港图，显系居心叵测。当其南筑鲲身、赤嵌，北踞鸡笼、淡水，对于我国的海上生命线，已成为附骨之疽。缩朒无能的明疆吏，视若无睹。若无延平郡王，台湾怎么能重归祖国？

三、延平的渡海亲征

何廷斌的献策。廷斌是荷人所用的通事，潜入厦门，向延平献策：“台湾膏腴沃壤，奖励垦荒，则兵食无虞。北则淡水、鸡笼，有硝磺之矿，置船兴贩，可以远通外国。桅舵铜铁，无缺用之虞。移诸镇眷属东渡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国可富，兵可强，进可攻而退可守了。”^⑪延平凝神静听，细看廷斌所呈的地图，山海形势，了如指掌。延平喜出望外，恨相见之晚，很亲切地说：

“天把你赐给我呢！”

延平胸有成算，便召集文武僚佐，提出东征讨伐。延平说，“金厦附近，并无发展余地。我细阅台湾地图，田园万顷，餉税每年可收数十万（两）。侨民云集，若要造船制械，也不患无技术工人。其地被红夷占领，然而城中夷虏，不上千人，从金厦进兵，唾手可得。取台湾为根据地，以安置将士家属，然后南征北伐，无后顾之忧，才可以博得远大的发展呢！”

当时一班将领，都有难色。直言无隐的，却有宣毅后镇吴豪。到过台湾，并不止一次。他的看法是：“荷人既占领台湾、鹿耳门两岸，炮台密布，水底有暗礁，荷人又毁坏了几只夹板船，增加航路的障碍，要进攻台湾，实在是十分冒险；要避险就夷，又别无路径啊！”光复台湾，实出于延平的独断。

永历十五年（1661）二月，留洪旭（兵官）、黄廷（前提督）守思明州，郑泰守金门。延平统率十一镇亲征为首程，派镇守澎湖游击洪暄为引港官，接着就传令：舰队要在料罗澳（金门）集中。北贸易风快要停止，南贸易风快要刮起来。延平要趁这个季节征台，使荷方守将，无法派船南往巴达维亚乞援。三月廿三日，天晴，舰队自料罗澳放洋。第二天，鱼贯入澎湖，分在三十六屿停泊。延平座舰泊蚵内屿，留杨广、杨祖守澎湖。传令如下：“本藩矢志恢复，念切中兴。……欲辟不服之地，暂寄军旅，养晦待时。尔从征之提镇诸将，勿以红毛炮火起疑虑，应视本藩鸛首所向，衔尾而进。”

在澎湖阻风，耽搁了六天之久（从澎湖往台湾，须乘北风）。就有缺粮问题发生，实误于何廷斌的一句话：“指日就到台湾，何怕没有米吃？”

延平令户部事杨英同洪游击召集各澳长征粮。搜集了两天，各澳长汇报：“澎湖各屿，所收获者只有薯、麦、黍、稷，升斗

凑解起来，仅有百余石，不足供大军一餐之用。”延平恐北风愆期，逼不得已，传令三月三十晚（即阳历四月廿八晚）开驾。当时风雨未停，满天浓雾，管中军船只蔡翼和陈广等，请暂候风停开驾。延平说：“天意若许我平定台湾，一定会风平浪静。否则数万大军，岂容坐困在断屿上面？”当开船时，风势已稍为缓和。到了三更以后，忽然雨散云收，一霎时现出满天星斗。便传令扯起满帆，不消一夜工夫，就望见台湾沙线。原来金、厦和台湾之间，每年立夏节前后各十天，海面经常是风平浪静。阳历四月廿八日，恰在立夏前八天，就无怪在一夜之间，忽然云收雨散了。

四月初一日，延平座舰开到台湾外沙线。各舰络绎而来，辰时天亮，就到了鹿耳门口。延平派员于斗头用竹篙探测海水深浅，回报：“这是藩主洪福，水比往日加涨。”“加涨了多少？”回报：“加涨了丈余。我们的最大船，也可以开进去了。”

延平立刻下小哨船，由鹿耳门首先登岸，踏勘扎营地址。午后，大粽船只齐进鹿耳门。何廷斌请急占仓廩，以防敌人焚毁。《从征实录》说，赤嵌街一带，都是我们人民的草厝。延平立刻派杨都事持令箭，和杨戎政朝栋，带兵看守。第二天就令杨都事把街中积存粮，扫数分发给各镇做军粮，计匀足半月。

四月初七日，延平督师移驻鲲身山，士兵又有第二次缺粮。廿二日，又令两杨跟何通事，稽查红夷积存在乡社的谷物蔗糖数量，计有谷六千石，糖三千石。

征台军的声势：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（阳历），台湾港抛碇处，出现了四百只舰舶。一百只舰上，每只载兵二百名，在北线尾登陆；另有一部分较小的战舰，载兵在赤嵌登陆，向市区的背后挺进^②。荷军驻台，仅有一千余，怎么能抵抗延平亲自统率的大军？何况继续开来的，还有二程的六镇呢（以阴历五月初到台湾）。

四月初一日，宣毅前镇陈泽率部队，扎营北线尾。这是延平的一支亲军，兵数四千名，拥有精良的大炮。指挥作战的，是英勇的马提督。

伪台湾长官揆一，急令贝德尔上尉，带二百四十名士兵出战，并有荷舰相助，以阻止征台军登陆。这一个“拔鬼仔”（台湾人民给他的浑名），大言不惭地对部下说：“中国人民受不了火药气味，我们只消放一阵排枪，把他们打死了几个，就会一哄而散了。”^⑬两军接触，不到半小时，海上忽然冒起了一阵火花，最大的荷舰赫克托号被打沉了。船上有一百人，葬身鱼腹。^⑭陆上有马提督的伏兵，从灌木丛中冲出。荷军腹背受敌，要退也来不及了，有一百一十八人，都被国姓爷的部队干掉。拔鬼仔一命，也是呜呼哀哉了！这就教训了侵略者们：伟大的中华民族，岂容你们长期欺负！

五月一日（阳历），荷将描难实叮（赤嵌要塞司令），派人向揆一要求增援。由于缺乏兵员和运兵的浅水舰，揆一爱莫能助。围城之内，缺粮缺水，守兵们无法坚持。五月四日，描难实叮不得不率四百余人，献出赤嵌城和一切军用物资。这一座赤嵌城，费了三十余年的惨淡经营。延平在鹿耳门登岸后的第五天，就逼使城上插起降旗。^⑮

荷人以善于海战自负。揆一便想在海上一决雌雄。五月，红夷有水师甲板在港内。延平遣宣毅前镇陈泽、侍卫镇陈广、左虎卫左协陈冲等将水师，击沉其甲板一只，烧一只，走回一只。

八月，又有甲板船来犯。延平令陈泽并戎旗左右协水师应战，夺甲板两只，小艇两只，自是甲板永不敢犯。《被忽视的福摩萨》说：“自赤嵌失后，在大员（热兰遮）的荷人，已没有充分的力量或其他方法来打击敌人，惟有守热兰遮堡，以待巴达维亚的支援。”巴达维亚亦确有一次派援军来了。延平东征的战讯，传到

巴城，似空中霹雳。使侵略者们心惊胆战，赶紧派出十只战船，运载七百多士兵，以七月五日出生，延搁到九月八至十日，才驶入红毛城港内，引起荷人的欢欣鼓舞，恍似从天而降的救星。但是以七百夷兵，能否抵抗百战雄师，虽揆一亦岂能自信？

因为新来的军官，跃跃欲试，红毛城的评议会，就定于闰七月十六日水陆并进。然而在港内海战仅一小时，满载士兵的荷舰，就有三只小艇被夺，大船被粉碎和烧毁了各一只。统率援军的考乌，成为惊弓之鸟。九月十八日，就向评议会表示，让他回巴城，亲向东印度公司总评议会要求，派劲旅东来，岂不胜过多少封的乞师信？考乌受了评议会中的大亨们唾骂，把他赶出会场。

事有凑巧，在福州的耿继茂，听见延平远出，和红夷鹬蚌相持，就想收渔人之利。写信给揆一，提出荷满同盟，要求揆一派两只荷舰，联合攻金、厦，而由耿氏予以一切必需的协助。我们不胜感慨：三百余年前，就有这样的家伙，不惜向远西海盗乞援，宁使他们无限期地盘踞台澎，而不容延平郡王保有金、厦。和同光时期的李鸿章，岂不是一鼻子出气：宁可把台澎割给东夷，而不容李世贤（太平天国侍王）驻军九龙江畔？派舰助耿氏以夹攻金、厦，侵略者何乐而不为？也就令考乌准备三艘威力最猛、航速最快的战舰，挑选最顽强的夷兵，准备极充分的军火，急向闽海前进，使延平有后顾之忧，或不得不退兵；亦可向耿氏讨得必要的物资，以救济热兰遮的穷困。这个时候，狡猾的考乌亦满口允承，实则要乘此机会脱身，以免与揆一同归于尽。便于十二月三日离开台湾，故意逗留在澎湖附近，趁着三只大船被大风吹散的机会，就统率两只小船，下令点灯起碇，回巴达维亚去，让揆一在背后骂他好了。

《台湾通史》卷一《开辟纪》云：“既而爪哇援兵踵至，城兵亦乘势出击。郑师力战，荷军又败，失船五，乃调回鸡笼、淡

水戍兵，潜会妇孺逃归。于是郑师暂息。会清使自福州来，约荷人先取金、厦。荷人从之，调舰队，遭风破没，余舰又归爪哇，而台湾之兵力愈薄。”

延平以台湾只剩一座孤城，要猛攻亦难免互有死伤。士兵们劳苦多年，何妨让他们休息一下。四月廿四日，就令马提督驻兵台湾街，围而不攻。

敌军方面，考乌逃之夭夭。揆一想在金、厦辟第二战场，已经绝望，就有人投奔于国姓爷旗下了。有一个拉迪斯军曹，在欧洲上过战场，以十二月十六日（阳历）来降，把围城内幕，一一透露：“考乌临去时，把一批优秀战士，和数量可观的物资带去。城内守军剩下不多，却已筋疲力尽，应该乘此时机，猛烈进攻，并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就可以把热兰遮攻破了。”拉迪斯又告诉延平，进攻焦点在乌特利支外堡。取得此堡，居高临下，对于热兰遮的工事网，就可以一望无遗。延平听了他的献策，就改变封锁为进攻，很容易就占领了乌堡。在堡东南，添建三座炮台，安置巨炮二十八门，又多开了几条战壕，藏伏着数千战士在内。

红夷已成为瓮中之鳖了。虽然揆一还想坚守待援，但评议会的一致看法：“战士们筋疲力尽，敌方从小小的有利阵地进攻，荷人在攻守两方面都感困难。即使巴达维亚援军开来，航道已控制在敌人手里，不可能通过，而且援军也不会很多，在陆战上亦岂能取得胜利？如果继续坚持下去，可怕的命运，将会临到每一个荷人头上！”这是评议会中几乎一致的意见。揆一不得不接受，乃决定同国姓作最后谈判。

实则是旧话重提。当延平刚占领赤嵌城时，评议会即决定：两害权取其轻，提出条件同延平谈判。荷方愿意付一笔赔款，要国姓离开赤嵌城。但如果不接受，还可以让出赤嵌，而允许荷人集中到大员，即保留热兰遮堡。代表荷方的是两个参议员，以五

月三日到赤嵌城外的延平司令部。延平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必须收复台湾。台湾是中国领土，自应物还旧主。”延平愿意让荷人用自己的船只，运载动产和货物。把枪炮和其他货物，全部运回巴达维亚，也无不可，但必须立刻进行。这是第一次谈判的内容。

荷方代表说：“揆一只愿送犒师银十万两，年输定额的餉税。”揆一有一信给延平，表示极倔强的态度：“为了我国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的福利，即使危及我们的生命，也必须继续保卫本城（即热兰遮堡）！”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，不得不投降。双方实行停战。经过了五六天磋商，以一六六二年二月八日签订协约。内容一十八条，分为五点来说：

（一）延平悠悠有容。协约的第一句话，就是“双方停止敌对行动，从此不念前仇”。

（二）重在收回失地。荷方必须交出城堡、大炮，以及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财产（商品、现金……）。至于城堡内及它处属于荷方官员的私人动产，经过国姓派人检查以后，都尽可运上公司船只。

（三）释放荷方俘虏。凡公司雇员在福摩萨，未受拘禁者，亦发给通行证，以便安全到达船上，回巴达维亚。

（四）生活照顾。衣服、食品等在归途中的生活必需品，以及航海所必需的绳、锚、帆布，得由荷方长官及评议会运到公司船上。

（五）维持国际礼节。让荷兰士兵，在长官指挥下，扬旗鸣炮，荷枪击鼓，列队上船。

《台湾通史》卷一《开辟纪》云：“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，揆一率残兵千人而去。是役也，陷围七个月，荷兵死者千六百。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，荷兰据有台湾，凡三十八年，而为延平郡王所逐。于是郑国姓之威名震寰宇！”